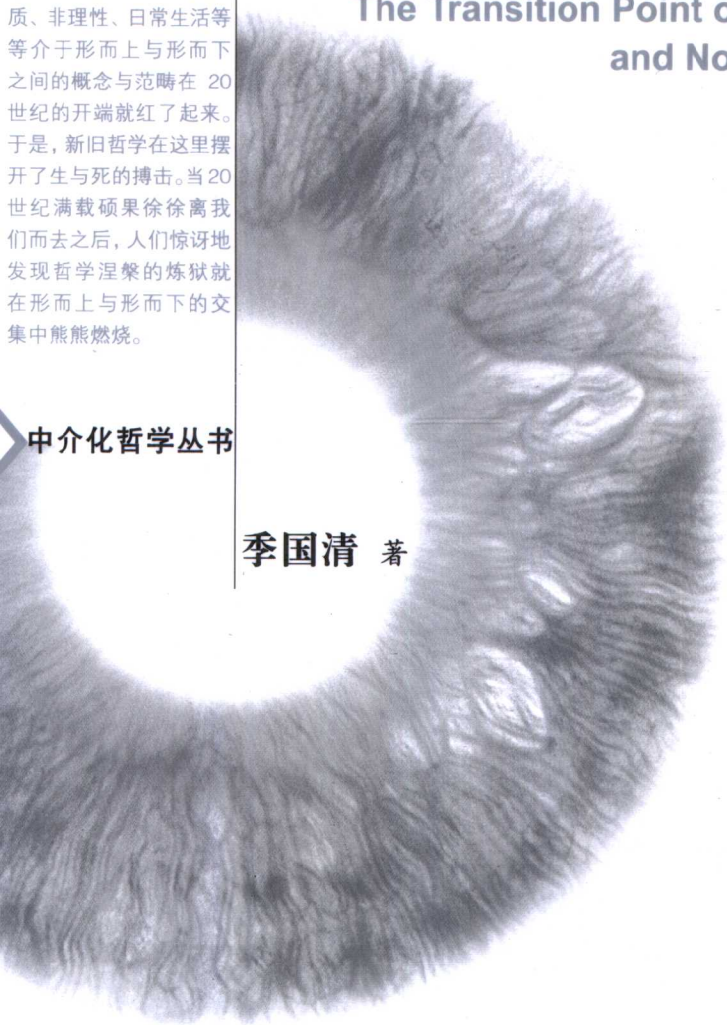


20 世纪的哲学和哲学人经历了新哲学的诞生和旧哲学的死亡。新旧哲学的战场既不在形而上的彼岸也不在形而下的此岸，而是在形而上与形而下的临界点上。像世界、社会、异化、实践、语言、科学、场域、类本质、非理性、日常生活等等介于形而上与形而下之间的概念与范畴在 20 世纪的开端就红了起来。于是，新旧哲学在这里摆开了生与死的搏击。当 20 世纪满载硕果徐徐离我们而去之后，人们惊讶地发现哲学涅槃的炼狱就在形而上与形而下的交集中熊熊燃烧。

在形而上与形而下的临界点上

The Transition Point of Metaphysics
and Nonmetaphysics



中介化哲学丛书

季国清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中介化哲学丛书

The Transition Point of Metaphysics
and Nonmetaphysics

在形而上与形而下的 临界点上

季国清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在形而上与形而下的临界点上/季国清著.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5. 12
ISBN 7-207-06856-5

I. 在... II. ①季... III. 哲学—研究 IV. B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45283 号

责任编辑:李珊

封面设计:于克广

在形而上与形而下的临界点上

Zai Xingershang yu Xingexia de Linjiedian shang

著者:季国清

出版发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社址: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 1 号楼(150008)

发行电话:(0451)82329930 (0451)82317541

电子邮箱:migrant33@yahoo.com.cn

网址:www.longpress.com

印刷:黑龙江省地质测绘印刷中心印刷厂

经销:新华书店

开本:880×1230mm 毫米 1/32

印张:9

字数:230 000

版次: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7-207-06856-5/B·249

定价:23.00

如发现本书有印制质量问题,印刷厂负责调换

序

20 世纪所承载的伟大的新生和伟大的死亡豪迈地成为了过去，而这些伟大的新生和死亡又使 20 世纪成为了永恒的现在，它的创造和破坏都是史无前例的，甚至可能是空前绝后的。最伟大的新生当推宇宙和人类的两大发现：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最伟大的死亡当推外在与内在的两大剔除：上帝的死亡和哲学的死亡。当我不想由他人把我推上前台，而是毛遂自荐的时候，我也可以降点儿格地豪迈地说：我的这本小书的书写和出版恰恰就是在潜意识之中由随机性把相对论、上帝的死亡和哲学的死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

爱因斯坦在 1905 年发现了狭义相对论，证明了我们所寄生于其中的时空参照系是相对的，真正的不变性不是任何一种实在，而只能是一种变化的极限，即光速；1916 年爱因斯坦又创立了广义相对论，严格证明了宇宙间任何一种参照系都是相对的，参照系对于置身于其中的任何事物而言都是平等的，它将随着其中的事物的变化而变化。于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在哲学上的伟大寓意就是宇宙和世界不可能有任何事物是纯然代表和纯然规范整体性的。体现整体性的只能是关系，是互动，是规则，是结构，是系统，是系统质。这可以说相对论已经宣告了宏大叙事的哲学的死亡。然而，遗憾得很，迄今为止，尚无一人能在哲学上把相对论说得头头是道。我的这本小书就是要证明世界上绝没有实在垄断的整体性。

弗洛伊德不像爱因斯坦那样举世认同。他发现了人有潜意识，

这是个不被理性、外在、他人、规范、权力,甚至伦理管束的精神领域,但它在人的日常生活中发挥着极大的作用和伟大的影响。说它极大,是指人的真正精神活动的动力因素是发源于潜意识;说它伟大,是指人的创造和发明的意志和目的同样是发源于潜意识。潜意识于是只能在生物的基点上定义和界说。这样一来,那些在历史上超越和超群的伟大人物,也只是他们内在的生物性鼓动他们做出了别人没有机会和没有可能做出的事情。就像他们的荷尔蒙鼓噪他们性交一模一样。这种发现一定被那些把自己虚构成伟大人物的骗子和那些被权力阉割的无性人所不齿。因为那些人要做整体性的人和依附整体性的人,而世界上又没有这种代表和规范整体性的人。揭穿皇帝的新衣的人一定被皇帝本人和皇帝的宠信者恨之入骨。

在世界的认同性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遭到了同样的命运。相对论如此重大和神奇,但却没有得到诺贝尔奖。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更是悲惨,被许多人包括像波普这样的大哲学家评定为伪科学。相对论没有得诺贝尔奖有情可原,因为它在爱因斯坦在世时还没有得到实验的佐证。而对弗洛伊德的态度则完全是因为他的发现和人们对自我的理解与解释针锋相对。人总是把自己看成是超越于万物之上的神和超越于他人之上的王,这是指人在本体论上的自恋和自宠。而在现实生活中,则是自然形成一个两极性的场域:那些因某种偶然性而成为了本体论自恋与自宠的人,则处于这两极性的顶端,表现为虐待狂人格;那些没有实现本体论自恋与自宠的人,则处于这两极性的末端,表现为受虐狂人格。世界上这两种人几乎是人类群体的绝大多数。于是,弗洛伊德就是这

绝大多数人的敌人。尼采说过一句话：活在未来！爱因斯坦和弗洛伊德最低在这一点上是相同和相通的：他们都是扎扎实实地活在了未来。一切代表未来的事物才是真正的合理性的和合目的性的。它们的代表者只在未来有生命，也是在情理之中，不过因为未来是无限的，所以他们的生命也将是无限的。这就是永恒性的缔造方式。

尼采在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曾大声疾呼，要所有人都站出来共同去杀死上帝。其实就在尼采举起宝剑的时候，上帝已经在自杀。上帝是类的人，是一种整体性的最高代表，是虐待狂的最大袒护者，是受虐狂的最大欺骗者。但是，尼采要杀死的上帝是唯一性的，是全能和全知的，他只和整个人类相对应。因此，人类要是解构了，即变成了以个体的形式面对上帝的时候，上帝就要倒霉了。人类一旦分解为一个个的个体，个体人就要用自己独特的方式来思索上帝，人就变成了具体性的了。上帝是类的代表和整体性的大全，是类型，因此，他就不能具体；而人作为一个个的殊型，他就不能抽象。上帝死于具体，人则死于抽象。上帝在尼采的时代已经在自杀，就是指那个时候上帝已经有了意志论、机械性、目的论、理性等四个版本（见正文）。上帝具体了，他岂能不死？

上帝要死，哲学也必死。上帝是超越的，哲学作为捍卫上帝的权威和声望的卫士长也是超越的。哲学的版本和上帝的版本是严格同构的，形而上学本身就是上帝的同义语。不过哲学的确比上帝死得慢了一点。胡塞尔的现象学其实就是在杀死哲学，因为现象学是说人在自己的意识中构造属于自己的精神世界，对世界的观察其实是永恒的带上自己的意识世界的有色眼镜和时代给人的偏见去看世

界。这里还有什么形而上可言？后来的存在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谱系学、新历史主义、新女权主义都参与了这场杀死哲学的宏伟运动。到20世纪末，哲学真的死了。

我在这里惊叹的是，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为什么会如此惊人地走到了一起？相对论和潜意识理论这两种肯定的同构已经让我们感到历史性本身的奇妙了。上帝死亡运动和哲学死亡运动这两种否定的同构让我们更在身心中震撼。然而，这两种肯定和这两种否定的同构不简直就会使我们从本质上理解了人类的历史完全能自觉地而又随机地走到一起，并自发的创造奇迹吗？

我的这本小书完全可以说在这场伟大的精神同构中能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不过我绝对是无意识的或者说是潜意识地走到了这一步。我不为我意识中的理性人而骄傲，我只为我潜意识中的非理性人而自豪。

哲学在上个世纪初的死亡过程中，有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那就是几乎所有的哲学流派都开始关注一些处于形而上与形而下之间的范畴，像生命、创造、世界、异化、实践、社会、非理性、过程、权力、历史，等等，它们不像传统的形而上范畴那么抽象，也不像形而下范畴那么具体。形而上范畴如存在、实在、超越、物质、精神、临在(immanence)、大全、先天性、经验性、目的性、本体论、认识论，等等；形而下范畴似乎用不着枚举。我的这种发现其实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我又发现了另一个重大的事实，那就是凡是把处于形而上与形而下临界点上的范畴拉回到现实之中的哲学创作都获得了成功，凡是把这些范畴推进现实之外的哲学就遭到了失败。我的这本书就是分

别论证这一结论的。

上文所说的结论绝不是我写作这本书的初衷,只是跟着感觉走一篇又一篇写完之后,反思前边的内容才得出这一结果。写作的顺序几乎就是目前排列的顺序。“异化”和“实践”是我早就接触的哲学话题,同时,它们也是我国“文革”之后若干学人向往的哲学改革的突破口。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们的哲学阵地上几乎被它们充塞,似乎未来的中国思想界的牛耳就非它们来执不可了。然而,过了大约四五年的光景,事实完全证明了那只是一种梦幻,哲学的改革几乎一败涂地。但是,并没有人来反思这其中的奥妙。我开始时只是想练练笔,没想到写起来就越发不可收拾。当把“社会”、“世界”、“过程”、“历史”、“非理性”等范畴写完之后,我才刚刚醒悟,我已经站在了形而上与形而下的临界点上。以西方马克思主义为主的哲学流派,曾经显赫一时,大有气吞山河之势。然而,没有数年,就江河日下。究其原因,就是因为它的看家本事就蕴含在性异化和实践这样的概念里。这些概念本来就处于形而上和形而下的临界点上,而那些西马的斗士们却将它们无端上升到形而上的高度,几乎和唯心、唯物这样的范畴平起平坐。这不又是在生产上帝和整体性吗?到我们东施效颦的时候,西马已经在苟延残喘。可我们还是把它们拿过来当成万能的宝贝。除了老子那点可怜的东西之外,我们几乎就没有形而上。玩这种我们很少玩的游戏,我们非输不可。后现代哲学的主要素材同样是这些介于形而上和形而下之间的概念,就像上文举过的那些。但是,他们的玩法和我们截然不同。他们则是尽一切可能把这些不上不下,不左不右,甚至不好不坏,中不溜的芸芸对象,干脆拉到形而

下的天地之中。像福柯、德勒兹、博多利亞、拉康、罗蒂，晚期的胡塞尔和早期的海德格尔，都是这么干的，也都获得了很大的成功。早期的胡塞尔和晚期的海德格尔正好和这种定向背道而驰，众所周知，他们都尝到了苦果。

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什么？

黑格尔一生没说过几句对话，也没说过几句好话，这是因为他研究哲学是为了普鲁士的统一和霸权，是为了一种不该超越的事物的超越性，是为了我们通常所说的造神的需要，所以，他一生都是在虚构，在说谎，在摇尾乞怜。他所做的一切事几乎是和历史性相对立。但是，他却说过一句千真万确的话：哲学就是它的历史。当然，他一生就是和这句话的内涵相抗衡。20 世纪的哲学就是它的历史，就是它的现实状况和现实表现。没有世界之外的世界，没有世界之中的世界，没有世界之前的世界，更没有世界之后的世界。世界是什么，什么就是世界；人类是什么，什么就是人类。世界就是它的历史，人类就是他的历史。当人们明白了这其中的道理和机制，谁还去寻找莫名其妙的超越和不可言状的神圣呢？

很可能会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还要哲学？可以斩钉截铁地说，没有哲学绝对不行。没有哲学的民族是非人的民族，没有哲学的国家是丛林化的国家，没有哲学的群体是盲目的群体，没有哲学的时代是没有未来和前途的时代。这是因为哲学是这样的一个学科：它告诉我们怎样理解我们自己，这是其他学问无法回答的问题；因为我们理解自己是一个自我相关的方式，其他学科早已在这种问题面前碰了壁，数学中的哥德尔定理已经对此有了严

格的证明。它也告诉我们怎样理解哲学自己,这也是其他学问无法回答的问题。哲学有一个其他学科无法胜任的功能,那就是它可以自在和自为,即它具有自己支撑自己的能力,它并不需要外在的材料和实验来证明自己的真伪。它纯粹靠自己的内在逻辑和自身的历史性来自我复制。这样,哲学就是创造的同义语。但是,哲学的创造同样也是历史性的。在远古或者说就在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时代,那个时代的哲学是那个时代的历史性创造出来的人类的最高智慧。虽然今天我们可以对它评头品足,甚至可以说它一无是处。哲学好就好在每一个哲学家都可以构造自己的哲学,每有一个哲学家必有一种哲学,在这个意义上说,真正的哲学氛围就是一种平面化的游戏场域。它的规则就是什么都行,谁都行。但要用自我相关的方式思索人类和世界。哲学绝对不能垄断,要是只有一种哲学,或者说意识形态化的哲学,那哲学就是人类历史上最无耻最无赖最卑鄙最残暴最欺骗的话语霸权。

还会有人提出更具有挑战性的问题:没有形而上学还有哲学吗?哲学不等于形而上学。最低是哲学离开形而上学照样可以创作和思考。不要忘记,形而上学是指研究的问题是形而上的,而不是不能使用形而上的概念。法国哲学家阿尔杜塞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所有学科泄露秘密的都是结论,唯独哲学泄露秘密的是问题。只要给哲学提出的问题是形而上的,它就会把人类引入一个生产平等和自由,生产公平和正义,生产意志和自我,生产个体和个性,生产创造精神和创造方法的时代。不要再让哲学给独裁和暴政当帮凶和说客了,不要再让哲学只给皇帝着装和涂脂抹粉了。哲学的品格就是要

它属于人民,属于多数,属于未来,属于反思,属于结构和状态。

我在书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有些事情也真让我感到蹊跷。我在书中有一篇文章是说历史的因果性和历史学的因果性的。文中我论述了历史的因果性是和历史学的因果性不同的。历史的因果性常常是这样的:在历史事件平行运转的过程中,由后面的重大事件的爆炸效应把前面的事件之间的联系建立起来了。这样,历史的因果性就和历史学的因果性不同。历史学的因果性总是前边的事是后边的事的原因,即莱布尼茨的充足理由率。而历史的因果性常常是后边的事虽然在时间的秩序上排在后面,却完全可能成为以前事件的发生因果联系的原因。2003年以来,我一直是断断续续地在美国做访问学者。我也一直没有把这些文章整理成书的愿望,甚至没有发表的想法。在美国,我遇到了两个改变我意图甚至改变我命运的人。他们就是我的挚友,一个是洛杉矶国际神学院的院长唐崇怀先生,一个是佛罗里达的一家老年公寓的董事长汪传生先生。他们的学术背景各不相同,但和我都能畅所欲言,直抒胸臆。我们常常在一起高谈阔论,各抒己见。我从他们那里受益匪浅。在不断的讨论中,我逐渐认清了我这些论文的在线索,并萌生了汇集出版的想法。我从2004年开始,一直住在洛杉矶国际神学院。时间充裕,心境怡然,资料齐全,设备方便。在这种环境中使我得以完成这部书稿的起草和修改工作。我对唐崇怀先生感激不尽,同时,汪传生先生又慷慨解囊出资赞助我出版。可以说从精神到物质,从生活到工作,这两位先生都给我以最真挚的关怀,最周到的照顾,使我能如此顺利地把这繁琐的事情做完。我真的不知道是否能找到更好的汉语表达我现在的心情。

但有一点对我来说的确可以从中理出共同性的精神脉络,那就是他们都是基督徒,都是耶稣基督的衷心信奉者。是圣灵秉承神的旨意在他们的灵魂深处帮助我——一个在学术的追求上犯傻的人,我感激他们的美意,祝福他们在未来的岁月里步步踏在时代的鼓点上。

编辑李珊女士在整个出版的过程中始终孜孜不倦,锲而不舍,辛勤劳作,毫无怨言,尤其是我身处异国,往来的信件和稿件都是由电子邮件的形式交流,这无疑增加了许多编辑的难度。我在这里既致歉又致谢。她在出版过程中的劳苦但愿能在她出色的编辑水准的欣慰中得到平衡。

书中的疏漏和错误当然都是鄙人学识不高,受业不精的结果。我在此衷心地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季国清

于洛杉矶国际神学院

2005年12月1日

目 录

异化——未搭上乌托邦末班车的抱怨	1
当世界不能世界化时人是什么？	55
实践的除魅与去魅的实践	93
20 世纪哲学的阿基米德点	
——围剿客观性的世界之战	127
历史的因果性与历史学的因果性	161
在起点与终点都是“无”的时候	179
不可通约性与社会的解构	203
话语实践	
——哲学研究的新领域、新视角、新方法	217
新哲学中一个受人青睐的事物	
——非理性	235
哲学的社会学转向	247
后现代主义的生存境遇	265

异化——未搭上乌托邦末班车的抱怨

异化是20世纪既走穴又走红的哲学概念之一。说它绵长与说它火爆都不过分。从时间维度上考查,它从20世纪初到20世纪末经久不衰;从空间维度上分析,它横跨欧、亚、美三个大陆,80年代中国大陆的报刊亦曾将其炒得炙手可热。这在多元化的现代哲学中几乎是绝无仅有。那么,究竟谁拥有“异化”的发明专利似乎已不可考。然而,肯定是黑格尔使它成了哲学术语中红得发紫的一员。黑格尔是在哲学甚至是元哲学的意义上使用它的,指自我意识从自身出发返回自身的过程中没有达到目的地(即自我意识本身)的中间环节,或者说是中介阻碍了自我意识回归的进程。马克思的确跨越了黑格尔的藩篱,用它解释政治经济学中的若干现象,主要是生产方式对人的统治,但也基本上信守其哲学的内涵。如他写道:“人的异化所出现的各种不同的形态,也就只是意识和自我意识的不同的形态。”^{[1](P27)} 20世纪的理论家们一改19世纪的惯例,几乎全部是在社会哲学的领域使用“异化”这一概念,以它为核心构造体系。在葛兰西的实践哲学和卢卡奇的阶级意识史中,“异化”既是理论体系的中心,又是实践结构的上层,一言以蔽之,革命的终极原因。率先垂范引入“社会哲学”的法兰克福学派则更是对其备加青睐。社会哲学在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草创时期就由发起者给它定了调,格拉赫在他为研究所起草的备忘录中写道:“就像经验科学领域的理论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不能不和活跃的现实生活保持经常的联系一样,单纯的实践家也不能不关心思想问题和利用科学成果和方法,以认识全部复杂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2](P26)} 从此之后,“异化”则不停地和人们的现实问题打交道,它几乎成了对现状不满者的口头禅,成了衡量人“已经是东西”与“应该是的东西”之间距离的尺度,致使人们几乎忘记了它的哲学属性。为了帮助人们找回已失去的记忆,本文愿从

纯哲学的角度对其进行登堂入室的探讨,在其火了一百年之后说说它的“自在之物”也许并不那么讨人喜欢。

一、在场形而上学的几种版本

迄今为止西方哲学始终在一个司空见惯的现象与代表它的概念上纠缠不休,并由其繁衍出几大哲学范型和数不胜数的哲学流派,这个现象就是变化。古希腊人几乎是怀着对变化的恐惧和仇视开始其哲学的思索的。当然,为什么把哲学的起点确定在这里,这类发生学问题是无法回答的。总之,古希腊的哲学被下述问题所指引:“超越时间变化的万物始基是什么?万物始基如何变成特殊事物,特殊事物又如何变成万物始基?”这类问题已经预示了哲学必须在变化之外寻找恒常性这个根本方向。公元前6世纪的米利都学派第一个沿此方向前行,三个代表人物——泰勒斯、阿那克西曼德、阿那克西米尼中,阿那克西曼德走得最远。他把寻找世界本原的精神运作引导到经验之外,即用“无限”给世界一个形而上学的解释。继之而起的爱利亚学派以其最伟大的代表人物巴门尼德的“存在”给后世留下了永恒的课题。“存在”是“是之所是”与“在之所在”的同一,它的超验属性和恒常属性相得益彰,它对流变的厌恶自然也溢于言表,它比“无限”更具神秘性,也更具概括力。难怪巴门尼德的门生芝诺煞费苦心构造了四个悖论来反对运动和变化。原子论者留基伯和德漠克利特其实是沿着“存在”的思路,去掉其元哲学的意义来寻找“什么存在”,恩培多克勒的四元素说与其并无二致,毕达哥拉斯学派的“一切皆数”当然也应归入同一种观念,即把存在确定为数。值得特殊提出的是赫拉克利特,他因极端的肯定变化的那句名言——“人不能两次